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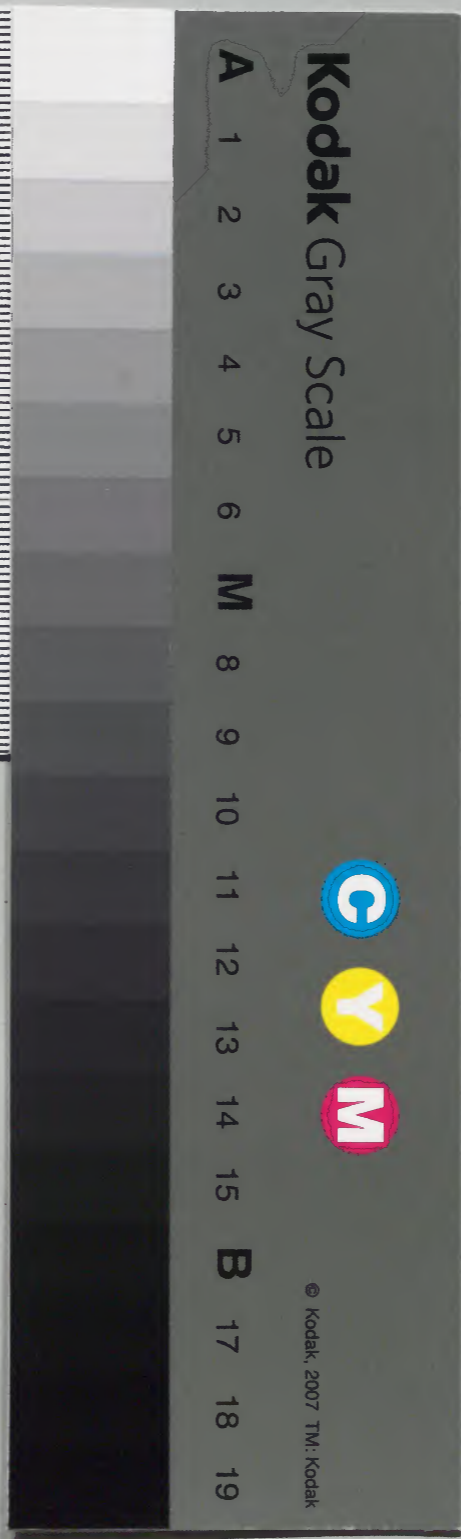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六	八	類
	一	七	八	
三〇	一	七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				漢
八			八	書
四			七	
函			三	
一			〇	
七			冊	
架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8
冊數	30 (12)
函號	284 10

續年三〇三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

漢草文唐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乙未宋徽宗政和五年
盡乙巳宋徽宗宣和七年
凡十一年

乙未五年春正月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改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卷之十

續資治通鑑綱目

通鑑綱目 卷之十
元收國更名吳以吳乞買為諸班勃極烈撒
收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
虎謂尊大為諸班謂國相為國論斜
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

發明

稱者不立稱也是故不立王而王則
書稱王不立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

帝綱目所謹者華夷之辨於阿骨打雖書
稱帝號金其後止以號舉僅進稱人於其
卒也斥名而書死至二世吳乞買始進而
稱主以其漸染華風故耳此春秋待吳楚
君之例也春秋吳楚止以州舉狄之也今
綱目於女真亦以號舉者斥其不得同於
中國諸侯之例所以立內外之防也然則
金之跋扈已見後十餘年漸為循夏之謀
矣此又君子
之所深懼也

廣義

抑觀阿骨打雖起夷狄其志不小故
其所得成就焉彼其叛遼之初舉動

其稱帝乃曰何示人之不廣也眾又勸之
復不許眾迫之且曰吾將思之然則其視
艸寇之得一隅獲一勝而遂稱尊僭
號者大不侔矣其興也不亦安乎

晏州夷反以趙適為瀘南招討使平之

知梅嶺崇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
飲晏州夷酋卜漏等漏心艷之會瀘帥賈宗
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卜固誘等
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梅

邊臣之通弊

用錄取勝
遺不能兵
然其得訣
不用息數
也下也

嶺若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梓州轉運使趙適聞之倍道趨瀘劾宗諒罷之詔康延魯代宗諒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於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適為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於晏州涇據輪縛大岡其山崛起數百仞林菁深密諸村圍夷為適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適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猿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猿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猿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縱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猿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等悉力搯刀斧穿箐入及賊柵出火燃炬猿執狂跳賊廬舍皆茅竹

氣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猿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復能抗起火墮崖死者不可勝計斬數千人生擒小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適為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

遼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阿骨打遣賽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

廣義

方是時也乃遼主怠忽荒政之日正金主臥薪嘗膽之秋遼弱金強蓋可

知矣夫何遼主視爲羸爾小醜遣使持書
既名曰和又使爲屬國果何義哉宜其倨
強不服而反有
倨傲之辭也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
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朶左
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
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
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
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
貳而情却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良
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朶可

金主知兵
以用兵俱
法

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
兵遂敗金兵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
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金人逐非至阿婁岡遼
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是役也
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
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廣義

嗚呼金主可謂知兵者矣觀其謂左
右曰遼兵雖衆心貳而情怯不足畏
也則其胸中自有定見而勝負先決於此
不待婁室銀朶可粘沒喝謀良虎等斬敵
陷陣而後知也議
者不可謂我無人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於古骨龍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徽宗政和五年

童貫遣熙河經畧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
湟州秦鳳經畧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
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
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於古骨
龍大敗之斬
首三千餘

發明

詭道而勝之曰敗譏黷武也王者之
兵禁暴誅亂今夏人未聞犯邊而遽
興大衆較勝遠夷方且君驕臣諂粉飾太
平謂之何哉故綱目於諸將伐夏皆曰攻
曰克曰敗所以貶之也合前後書法
觀之見綱目貴義不貴功之深意耳

廣義

春秋傳詭道勝之曰敗夏人雖戎出
兵征之要在有名堂堂中國而以詭
道勝戎秋
不足取也

二月立定王桓為皇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
恭皇后所生

廣義

王者建儲卽擇端人正士以為師僚
講明格致誠正之學以為脩齊治平
之本則後日必無多慾之累吾知土木之
功不興禱祀之非不作能去奢侈能絕玩
好百度惟貞百志惟熙而宗祀有所托生
民有所仰矣今以是年二月立太子三四
年間未聞求一賢人輔導青宮至宣和元
年纔得一揚龜山亦不過為祕書郎而不

加人殿帥
尚為驛國
况總領還
軍乎

曾使其左右太子也其故何哉蓋由徽宗
平素厭正人如正學背正道故也厥後父
子如金蓋矣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畧
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貫

三月遼遣使諭金降

遼主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
打名其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
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廣義

遼主嘗使耶律僧家奴如金議印金
主不從反得其倨傲之辭况師屢出
而屢為其挫衄豈不知其為勅敵又使使
諭降哉其報書斥辱也空矣於時遼上自
富內修德政外睦鄰國選將用賢降詔罪
已輯邊郵謹斥埃回顧國中無有不善彼
必為之聽命矣今也舍已之田而耘人之
田空乎自已甫田之荒穢而功亦不及於
他人之畝敵也故曰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信哉

夏六月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岷三山兩
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

宋徽宗政和五年 六 續編

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廣義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今當鄰國侮慢之秋正當君臣協心脩舉政教改絃易轍以號令天下可也不知作此河橋與夫前之玉清陽和延福等宮果何益哉分注日調役夫數萬民不聊生嗚呼譬猶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可得以拔也哀哉

遼復遣使如金金人執之

金主以書辭慢留

遼使蕭辭刺不遣

廣義

遼主嘗遣使如金議和得其倂傲之辭再遣使如金諭降致其斥名之辱今也猶不知省又使使持謾書以往空乎使之被執而不遣也子貢曰多見其不知量也其遼主之謂乎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高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於崇政殿且以明堂空正臨丙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於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發明

作不空作也三山明堂非大事而必書之者見役民為重也國之所寶者民民之所重者食前作三山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此作明堂開局興工日役萬人况六月八月亦農事方殷之時興作如此則傷民之力闕民之食為可見矣人君愛民如子濟其飢寒救其疾苦而用民之力歲不過幾日安有三月之間兩興大役民其可得安生乎大抵節儉之君惟恐民之弗逸奢侈之君惟恐民之有逸每相反而已矣文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詎若是之作無益哉絕民之君天必絕之他日之亂其及救乎故備菁以深譏之

廣義

夫明堂者王者發號施令之所王政之所由出者也今徽宗作此明堂一善政之出則孰若不作之為愈也雖日美之實貶之也豈愛禮存羊之意哉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廣義

金雖僞強遼之屬國也然其屢無禮於遼宜遼之聲罪致討焉綱目大書

發明

有事是君為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為悅者何則懼容悅之小人以妄悅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豫逸君心憂亂彼病之以宴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威武是皆小人之故態耳蔡京以琉璃酒器獻納東宮之中太子不悅遂命撞碎蔡京歸罪惟以得君為念意豈不曰天子既被蠱惑繼天子而主天下者太子也苟不預為賄賂他時何以容身故先進玩好以要結之不惟病君之心抑且固君之寵所以其謀不成而遂忌邦光也吁小人之不利君國信矣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刺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

廣義

大抵國之所以興者雖曰人為實惟天耳然則栽培傾覆天豈以華夷異哉分注載金主渡混同江之事其亦可怪也夫嗚呼光武信滹沱河冰之堅金主藐混同江水之淺同一機耳噫滹沱之水混同之水天耶人耶天也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章奴作亂伏誅

龍府在遼東三萬里西

耶律淳明
于大義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
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立淳誘將士
亡歸上京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
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非南面大臣不來而
汝言及此何也密合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
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
卽斬諦里等携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
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
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
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勃海羣盜至數
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
真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三
百餘人並斬以狗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
詐爲使者欲奔女真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

于市

廣義

悲夫遼主之渡混同也誠敵迫之親
戚畔之譬諸厖羸之人而又加以寒

疾不汗其能保有厥躬乎綱目大書而蕭
載分注者所以正耶律章奴之罪以見遼

事之不
濟也

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
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
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
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王厚等
以略境
方輿
之敗
也

通鑑綱目

宋徽宗政和五年

二

續編

發明 王厚攻城不克失律喪師未聞有詰責之舉夏人大掠蕭關縱其出入未聞有備禦之謀則宋人玩法弛備之情可見矣欲其不亂蓋亦難焉此綱目微顯闡幽之深意也

冬十二月金襲遼軍于護步答岡大敗之

金主聞遼出軍務而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馳門駢馬蕭特未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灤金主行次交刺與其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安能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于護步答岡金主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轡帳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未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

廣義 是役也遼主無章奴之叛則遼金勝負未可知矣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其遼主之謂乎

一哭
激動
用兵
止分合
有法所
以能勝

丙申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永昌據遼陽以叛

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入甌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戊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發明

永昌之入遼陽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當國家蹇難之時則必公爾志

私國爾忘家委置一可也夫何見遼日衰遂懷異志乃據遼改元僭號則其之暴白亦不可掩矣故直書據遼陽以叛據者不順之詞叛者不救之罪其與春秋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同意學者宜竝觀之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行六師答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而合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于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彌稱長生

宋徽宗政和六年

續編

靈素此亡行其

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第號青華
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宮八百餘名
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
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
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
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
達靈先生賞賚無算為咬滷州為應道軍靈
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招呼風雲間禱
雨有小驗而已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明能明則不明弗
能蔽矣莫大乎正能正則不正弗能

間矣靈素乃邪柔鄙夫以妖術惑眾誠清
朝之所必誅而不貸者也徽宗因徐知常
之薦召對賜號龍錫尤隆可醜之甚
自即位以來賢人君子未聞召用而方士
小人信無虛日豈不深可惜哉靈素市井
無賴之徒初無驚世駭俗之行抑不知通
何之真遠何之靈乎
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廣義

考之分注靈素本無他能惟罵一通
空虛誰誕之辭以聾聵徽宗之耳目

其無羞惡之尤者也夫向徽宗悅其無徵
之獎即加無算之賜其愚孰甚焉嗚呼
信虛無者莫甚於徽宗而慘禍若亦莫甚
於徽宗後世人君有崇信虛無者尚鑒于
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劉法攻夏仁多

泉城屠之。

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鳳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

發明

兵者禁暴誅亂之具不可不用而又不可輕用童貫擅開邊釁與夏構兵關右之民困於鋒鏑其禍慘矣法等方且阿諛苟容願指氣使故不曰伐而曰攻貶之之詞也迨夫既克其城即肆屠戮是乃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抑豈得為王者之

師耶他日戰于統安身且不保然則窮兵黷武者果何益哉時天下益疲夷狄浸盛而宋之君臣未聞內脩外攘之策願乃溺於晏安養成禍亂謂之得計可乎直書曰屠所以著其暴也

渭州將神師道克夏滅底河城

師道世衡之孫也

閏月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

聖學如日中天而今不術得以立虛立職道京之不明蔡京成

宋徽宗政和六年 續編

之也

道教事為紀
志賜名道史

廣義

嗚呼玉石不可以相用薰蕕不可以同處奪朱亂雅君子惡之今也徽宗

攻乎異端之極不惜吾道之害獨不觀夫白圭不以蠅矢而玷太清不以穢雲而翳雖使異端雜於吾道之中然於吾道固無所損而徽宗則徒貽萬年之臭也此舉陋哉

二月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

道君發政
披民徒作
無益殆內
虛而外
雖至也可
為發

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之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數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發明

作不立作也然宮殿書作於是月成於是月者譏速費也徽宗惑林靈素

之言立道學作寶籙兩月之間二事並舉國家大政廢而不恤勞民傷財無特休息自古繼世之君未始不成於戒謹而敗於逸豫也於乎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徽宗皆兼而有之雖欲不亡烏可得乎是以古之人君當以繫于苞桑為戒人臣當以旻天板蕩為勉此所以常保其泰而無顛危之

也失

唐義

大抵禁者人君燕息之所深宮固門閤寺守之何等嚴密雖親王不得涉其境者別嫌疑也此日禪所以不惜其子而傷於忍矣若使外人得以出入其中惡在其為宮禁哉觀分注之所載則知徽宗之志荒矣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永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帥諸軍

永昌
登巴八春

攻永昌時遼張琳等討永昌久不克幹魯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眾拒金退於活水金師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邨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帥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也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幹魯為南路都統幹論知東京事

發明

攻者自相搏擊之詞殺者殺非其罪之詞取者收奪之名皆所以貶之也然永昌既據遼陽悖君叛國乃亂賊耳曷為不書討書誅而書攻書殺耶蓋阿骨打之叛君猶高永昌之叛國不過以賊攻賊不以討賊之例予金也況金之攻永昌是

乃利其土地非能倡義而討之者故下書
曰遂取遼東京州縣則其義亦可見矣
廣義 高永昌遼之叛臣也納叛春秋惡之
觀金主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
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
歸欵當授王爵斯言也何其正大之若是
哉及其殺永昌得東京卽除遼法省賦稅
其與中國之興者無異孔子曰夷狄之有
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信哉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寬告尋以太
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廢簡一如居位時未幾
卒執中嘗為端王侍講故終始恩遇不替
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
已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
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

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憂亂法度吏無
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

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翼
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
滯士論翕然望治

六月遼以耶律淳為都元帥○秋八月以侯蒙
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九月帝詣玉

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

太上奉若
天道畏威
時保可以
虛名上養
乎其不明
極矣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
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
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
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教法厚德光太后土

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尋改宮名
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

籙宮之
神霄殿

發明

凡天子所臨曰幸尊之之詞也前史
皆書幸和陽綱目變文曰請所以誠

徽宗崇尚虛無故貶而卑之也蔡京大興
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則其
肇亂之基莫甚於此徽宗弗為之懼而乃
溺信無稽崇飾虛禮易曰帝出乎震傳曰
帝者天之主宰其尊無對詎必加以徽號
云乎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徽宗所為若此
而殊無一毫省已之心使或疲民而奉天
天其為我祐之哉凡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者此類是也

廣義

傳曰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帝焉而非理焉能主宰即天

天實有帝
未可任臆
立說

與帝非有二也一理而已故字書加一字於大字之上此所謂其尊無對者也世之庸夫愚婦不諳乎此往往以為有一袞冕丈夫號為玉皇大帝據於青大之上崇奉之則降福銷災不然則獲罪戾殊不知凡百所為合理則福違理則禍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然謂之降者非從上降下之降皆本於吾心自有之天善惡一萌禍福隨之以其合在天之天故有若降之然也苟如世俗之論動作不必合

理仁崇奉玉帝自能獲福若然則為盜為奸之徒亦嘗以齋誦經崇奉矣而終必以露死於桎梏非命者何也此可見上天無私非如世俗之所謂也徽宗之於玉帝既加以美名又詔告天下則其所以崇奉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厥後斥辱虜庭號為昏德而死於沙漠者何玉帝之不仁而不一青盼也綱目書此誠足以發千古之笑臣故廣此以俟談理者評之

冬十月以白時中為尚書右丞○夏人寇涇原

屠靖夏城

通鑑綱目

卷之十 宋徽宗政和六年

二十

續編

夏大舉攻涇原靖夏城時久無雲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塵漲天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

發明 寇者賊之也屠者暴之也前書劉法屠在多泉城此書夏人屠靖夏城通相報復無時休息率土地以食人肉其禍慘矣其罪甚矣然非夏之跋扈乃宋之自取也安有窮兵極釁而可以為王者之師乎綱目特書于冊以為後世慎兵之戒耳

十二月劉正夫罷

正夫在相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廣義 分注載正夫在知位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至是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觀此則知真夫之行其異於鳥道者幾矣豈有身為宰執而素行若此哉綱目所以削其官者鄙之也

茂州夷內附置壽寧延寧

七年春二月大理入貢

茂州觀察使黃隣誘大理入貢詔以其段和譽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辛帝上清寶錄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而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鉢餐而饒施錢三百謂之于道會其命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醮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誰以滑稽媒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解霄秘錄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發明 是時天下雖平然小人猖獗夷狄憑陵此止憤耻自強之時而君臣相與從事虛無河我蓋蔡玄主黼之為相而貴為之將入皆佞道者也太學不率實錄國政不講而道經未幾冠道虜至則罷講房遠

主道君皇帝帝言天交舉政和之政日以書而止皆所以深貶其典唐書置百萬座講仁正經同意

夏四月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懷上帝願為人主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于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

發明 迷而後悟者謂之中人以下迷而不悟者謂之下愚不移徽宗酷信虛無

人主繼天
聖人
得明道
受明道
高又令
出有道
果良
尚

舉措失義可愧之甚焉冊者上封下之詞以臣而冊君其禮安乎以天子為道君其義止乎徽宗教尚道教貶抑佛法不過一偏之見耳非謂之至言也善乎劉文安公定之曰佛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象體面貌皆若金色徽宗所謂中華被金狄之教指佛教而言也然其言可謂妖矣永幾女真起自夷狄建號大金蕩覆中華斯言若為之先兆也唐僖宗紀元為廣明是時黃巢初起口唐去君而存黃以為廣此黃當代唐之徽後之論者謂天記昏主以吉亡于世徽宗之言豈不顯此噫以文安公之言驗諸書法泰諸分注為益信矣是故博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綱目特書于冊所以深譏之耳

廣義

分注載徽宗諷道錄院口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閔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覃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羣臣及道錄院上表冊然止用於教門章疏內而不施于政事其亦惡無理也嗚呼徽宗此舉可謂無耻之甚矣設此誑誕之語以欺人吾誰欺欺天乎况人君為民物之主凡有冊命皆出于君非君則不敢專也今異端者流反得冊一至尊其諸謂之何哉其意不過欲愚夷虜俾其知畏上帝不敢無禮於我故也殊不知金人雖夷

直氣尚多於徽宗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厥後父子同歿於夷則是反受金人之教而不知自己所主之教果安在哉壤夷狄尊中國儒者之事也世宴一至于此可哀也已

六月明堂成○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面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

何其不幸之甚也

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若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發明

孟子曰禹湯文武以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然則天下之存亡在仁不仁之間耳徽宗窮奢極欲不恤國政無益繼作歛怨四海天下其岌岌矣詩曰天方蹶無然泄泄而蔡京諸臣不能盡心匡救而乃阿諛苟容是時東南監司大

為民害既知其弊安當速蠲而蔡京小人方欲節其浮濫嗚呼陋矣雖置人船擾害如故果何益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失

熙河環慶涇原地震

旬日不止壞城壁廬舍靡死者甚眾

發明

楊氏萬里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是二氣之相應猶桴鼓也和氣者政平訟簡興賢育才是也乖氣者反是是故和氣充溢而祥瑞生乖氣充塞而災異見熙河環慶涇原乃隣夏之地而徽宗內不脩德用兵西夏今而地震旬日不止得非此

之應歟徽宗方且滿於虛無忍不之問之何哉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其有所以曉後世之人君遇災而懼之意也夫豈無故而書之耶

八月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毋喪去位京以居中王珪婿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是撼居中然卒不能害懋即渭也

遼置怨軍

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為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屯衛州蒺藜山以

渤海鐵州人蔡藥師等為帥

冬十月侯蒙罷

蔡京惡之也

十一月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發明

王衍未用識者知其必壞蒼生後用之而為晉禍盧杞未用識者恐其他日之得志後用之而為唐害信乎小人不可不防之於其始是故履霜之警恐其盛也取女之戒懼其壯也商牛之牯防其盛也公視之繫于進也無非擇絕於未進

兩行... 乘天之示 一顯矣

之時如舜之去四凶成王之誅管蔡是也蔡京敗壞天下盡惑君心不能明正其罪而乃屢加寵渥謂之何哉前書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此書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何若是之尊崇乎吁若徽宗者知有蔡京而不知有天下耳一書再書深貶之也

○起復鄭居中為太宰以余深為少宰白時中為中書侍郎十二月以薛昂為門下侍郎○方士王仔昔下獄歿

仔昔倨傲而憇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
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
者馮浩誣以言
語怨望下獄歾

廣義

分注載靈素忌仔昔與宦者馮浩誣
以言語怨望下獄死今綱目所書有
若徽宗殺之者何蓋生殺人主
之大權仔昔得罪於徽宗故也

有星如月南行

發明

西晉之末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唐
末星交流如織今此有星如月南行
可謂變異之甚矣然當時君臣未聞有恐
懼修省之意故自是而後兵禍滋熾宇縣

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二十餘年而
後止綱目大書于冊天戒豈不明哉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

詔示百官帝感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
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
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
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
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
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
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輿諸王爭道
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
萬人

帝言而不
知省宜其
率至危亡

發明 古先聖君之治天下恒守正道罔敢怠忽不作無稽不為非禮故能永保天命而無傾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徽宗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乃下愚耳蓋天者理而已矣凡陰陽之屈伸者謂之鬼神鬼神之道二氣之良能也豈有形像之可觀如徽宗所云者嗚呼君者孟也臣者水也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徽宗自欺如此安有人不我欺乎哉前書帝以天神降詔百官此帝言天神降皆所以深譏之耳

廣義

嗚呼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書曰大言王言由是知詔者人君以言而詔告天下者也然謂之王言非大公至正者不可以教乎人今徽宗以怪誕不經之言而詔天下則是黃屋中居一浪說之人耳尚何以君人乎哉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內侍自古無賜坐者時貫加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每春秋大燕則坐于執政之上日與宰相同班進呈畢即自屏後入內復易窄衫與羣闈為伍出則為大臣當體貌之禮入則為近侍執使令之役古所未有也

亂極矣
得下亡

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撈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遂為南渡之議

發明

作不宐作也。徽宗視民財猶瓦礫，輕民命猶草芥，謂之守成之君可乎？昔

商民所六病者，其政貪散財發粟之令，一下而四海服；秦民所大病者，其政酷約，三章之令一下而萬民悅；周漢之興，無非以得民心而興；商秦之亡，無非以失民心而亡。徽宗惑蔡攸之狂言，興土木之大役，於戲民之財力有限，國之興作無窮。雖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長，尚弗克濟，况財力非艸木之可比乎？若徽宗誠可謂寄生之君耳，特書于冊，深惡之也。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蒞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

生氣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徒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疆悍自尊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發明

楊氏曰君不自任則大惟不自任其智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智臨

大君之宜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徽宗即位以來忠諫之臣貶斥殆盡當時以言為諱無敢倡者葆光力劾蔡京遂為竄逐則是自任其智而無可為之勢明矣自古人君未有閉塞言路而能致治者此徽宗所以終於危亡而不拯也直書竄而不去其官則其義不待辯說而自明矣

廣義

考之分注黃葆光言當時大旱由蔡京專權之所致舉朝結舌而葆光獨力攻之其事不異於鳳鳴朝陽也綱目樂道人之善故於葆光之竄不惟銜之而又地之也

遼耶律淳及金將幹魯古戰于茨藜山敗走金遂取遼八州

通鑑綱目 宋徽宗政和七年 續編

遼王命淳會四路兵馬防秋淳遣金成州都
統幹魯古書議和幹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
以歸賽刺及阿疎為言淳軍至蒺藜山幹魯
古及知東京事幹論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
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遂與淳戰淳敗
走幹魯古追至河里真陂遂拔顯州於是乾
懿豪徽成川惠
七州皆降金

金遣使求封冊于遼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于金主曰自古英雄開
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使至遼時遼
東諸州盜賊盜起掠民以充食
樞密使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廣義

金主求封于遼遼亦許其所求可謂
兩得矣此即淮陰求王於齊之計也

雖欲不許
不可得也

戊戌 重和元年春正月作定命寶成

于闐上美玉踰二尺帝命製寶文曰範圍天
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蟲
制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
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
器至於定命乃我所自制
也寶成帝御殿受賀肆赦

發明

古之人君不戒懼於蹇難之時而戒
懼於豐亨之日驕生於安儉生於危

故也吳氏曰自處於危者乃自安保位之道也稟乎若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蓋於久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徽宗無益繼作愈肆驕矜每以秦政漢武為法噫其志亦陋矣他時密死五國天下紛擾命何可定寶何可補耶綱目一書再書不一而足皆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由是知欲定天命顧人君之德何如耳非由一玉璽也是以成湯能顧是明命以上商世于六百文王知峻命不易以上

周世於八百考之前史未聞湯武仗玉璽而延長有如此者厥後召公之告成王曰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蓋言成王能繼天出治則庶幾天有一定之命而治民今即休美矣亦未聞召公之貴玉璽也惟呂政得一玉為璽欲傳之萬世僅二世而亡後世人主何不察此動以秦璽為慕今徽宗得玉製寶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鬼神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篆以魚蠹製作之工幾於秦璽號曰定命寶嗚呼秦皇父子尚得死于國中徽宗父子則隕身夷虜又秦皇父子之不若也孰謂天之定命在玉而不



以王黼為尚書左丞

黼美風姿有口辯寡學術而多智善佞初以何執中薦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寢失帝意帝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黼欲京專國人疏執中二十罪已而改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將陷以罪黼以計獲免還為學士承旨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其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發明

不曰伐而曰攻明遼之無罪落宋之贖武也禁暴誅亂王若盛心救災郵

隣中國善政是時女真叛遼憑陵沙漠誠王法之所必討天子不能舉弔伐之師四

約之遼亡而金遂長驅入宋矣高麗尚為宋憐然不首不亡何待

隣不能有收援之義而反利人土地約攻契丹是乃助桀無道耳魯公會戎春秋所耻曾謂中國天子而可與夷狄共功耶建隆二年女真入貢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重和元年馬政使金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厥後遼亡未幾宋亦不保果何益哉綱目書此亦謹始慮終之戒云

廣義 分注云通金好自此始臣謂與金讐亦自此始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以鄭居中為少傅余深為少保○八月以童貫為太保○九月掖庭

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比焚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宮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眾

發明 嘗觀天變之應速緩不一應之速者如此書以童貫為太保而下書掖庭大火元書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之類是也有應之緩者如王安不剗立新法而三司火用兵西夏熙河環慶涇原地震之類是也楊誠齋曰夫閹寺為患從古有之惟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南司之臣可傾而北司之勢終敗甘露之禍可

免而鳳翔之變難逃漢鼎一移而曹節安在唐祚不振季述亦亡所謂信之愈深則為害愈烈者蓋以此也童貫關人以為太保果何謂哉下書掖庭大火則天怒之意為可知矣徽宗迷而不悟悲夫

薛昂罷以白時中王黼為門下中書侍郎馮熙

載范致虛為尚書左右丞○鄭居中罷

居中乞持餘服詔許之

廣義

居中此罷得矣綱目何不書其官惡其依違畏避蔡京也

閏月立周恭帝後

詔周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後以為宣義郎監周陵廟世世為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裕民局尋罷之○遼大饑人相食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不曰饑而曰大饑言甚也人相食則尤甚耳遼既罹兵難重以饑饉則其業亦殆矣遼之窮迫從可知焉自古天子有救災卹隣之義宋未救卹反欲攻之豈不悖哉綱目特書牙冊所以志遼亡國之本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

徽宗以信
道之故遂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宋徽宗宣和元年

三十一

續編

似慶佛亦
偏甚矣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
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
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士尼
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發明前書以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先生此
書詔更寺院為宮觀則其崇尚異端
特有好惡偏私之異耳非灼然明達不惑
者也綱目特揭而大書之則是其得失瞭
然見矣

廣義

嗚呼佛老之害人國也尚矣徽宗之
世佛老盛行而老氏之學尤為極盛
今觀綱目且載于以見林靈素肆意妄行
紀無忘心憚改僧名易寺院欲更制更無不

虛譽而已汴中淪夷豈無自哉

金人來聘遣馬政如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粘沒喝等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
觀持國書并其生金等物同馬政來脩好
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
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
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
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較
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
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
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
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

今中國
自此始末
招之也

厲夷亦有
遠見

金志欲動
宋祚豈得
進之此襲
胡氏剽語
傳會之品
不逆者

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
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乃狼虎不
可交也宜早為之
備帝聞之不樂

發明

金稱人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
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

不念其叛遼不臣而遂進焉雖然金之來
聘由宋先通之也夏禹脩德萬國來朝周
公行政重譯來獻然當是時未聞禹周先
通而後來之也徽宗善結強虜以速土崩
其志亦惜矣變文而書來聘者猶為中國
諱之焉耳綱目揭而書之則與亡之機識
者可以觀焉安乎有
以來高麗之諫也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
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
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
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
言于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
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
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
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廣義

分注載王黼薦畫學正陳堯臣使遼
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

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
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帝大喜取燕雲

之計遂决嗚呼武王興王之業十有八九
 商紂亡國之勢十有七八武王師臨牧野
 尚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惟以德義為主
 其他非所先也宋之與遼跡其立國之初
 各逐其鹿亦非有不共戴天之讐特以澶
 淵一事為之介介耳今而一聽細人之言
 遂定取燕雲之策果何德何義哉彼天祚
 荒淫不道固有亡國之勢初不繫于相也
 昔煬帝自稱好脰頸終碎於宇文化及之
 手臣觀宋史載徽宗縱逸樂好奢侈必其
 儀容俊雅其相優於遼主也多矣然而後
 世論亡國之君者莫不以徽宗為首稱何
 耶德義不脩而
 料敵之失故也

占城入貢

占城在中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
 臘一月程西北至交州四十日所統大小
 落一百五大略如州縣自上世未嘗通上
 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
 州相近互相侵擾焉至是封
 為王始與交趾加恩均矣

二月以鄧洵武為少保○三月以馮熙載為中

書侍郎范致虛張邦昌為尚書左右丞

發明

徽宗之世政出權姦觀其所用之人
所行之事無一善之可取欲其不亂

蓋亦難矣故綱目特揭其執政之
臣而歷書之所以著宋肇亂之本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爲東懷國皇帝阿骨打

不受

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
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
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
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
表牒則可旣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
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
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
可爲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至從之凡七

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荅贊謨如遼
迎封冊冊至金金士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
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
乃復使贊謨如遼書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
所定然則其求封冊迎封冊皆僞也遼人不察
後可從

廣義

遼人不道金虜朶頤其鼎也久矣然

乎此反以東懷國皇帝冊之金虜之意以
爲若是者則處我於一附庸也然且謂之
懷者懷遼之義也遼主旣以皇帝之名自
居又以之冊金則是非不知天無二日民
無二王也特畏其強而不得不以是冊之
耳曰然則綱目於金主何以名之邪曰君

前臣名
之義也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峴守兵追之斬首而去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察哥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在衆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懸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發明

內書及則主是戰者劉法而曲在內矣不曰敗績而曰敗走敗絕之詞也

追者已去而躡之之謂劉法擅起邊釁兵連禍結其罪已甚故書夏人追殺易於匹夫然者所以罪其既率大軍不能死敵而先為苟免之計焉耳不然何以不書死之而書殺之乎觀綱目之所書則其貴義不貴功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廣義

童貫敗軍而無敢言者畏貫之兇威也嗚呼徽宗倒持太阿而授之於貫

其不斷指裂
膚者幾希矣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與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發明

日者眾陽之宗水者陰沴之發蓋日為陽而水為陰京師為陽而四方為

陰中國為陽而夷狄為陰今而日食大之則是陽淑消而陰慝長推原其義乃其之虧而夷狄小人竊發之機也善乎李綱曰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當時視為泛常畧無戒懼然則玩安忽危未有甚於徽宗者也天變曷從而弭哉後之有天下之責者可不致謹於斯

廣義

飛龍在天豈有蹲榻之理然而俄致大水之異者此強臣夷狄禍亂之徵

也可不戒哉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為太傅

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
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
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疆之使
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
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
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

發明

直書日來不予其朝也夏人之來初
非心服特由關右既困童貫諷之故
耳及授詔書夏使不肯持還及境棄之道
中而為外夷輕侮如此則宋之不競從可
知矣然太傅三公之職童貫何人而可當
之乎矧兵連禍結迄無成功不能加誅而
反行賞謂之何哉以至貴之爵授刑餘之
人則是徽宗知有私恩而不知有名罪也

厥後女真入寇童貫逃回則貫之才
略亦可想見矣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廣義

刑餘奴隸之賤既處以師傅之尊
列以上公之爵不知匡贊治化與夫
開國元勳將何以處之邪嗚呼徽宗昏
庸若此空其不死社稷而甘心辱虜焉

八月范致虛罷

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
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會母喪去位

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
字金主遂命谷神依放漢人楷字因契丹字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聖
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所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書君入諸臣之家皆譏詞也天子深居九重固敢輕出况

蔡京姦險柔佞小人豈有謀焉則就之乎厥後遊幸無度往來市廛卒無忌懼馴至大亂而後已是故徽宗之放肆蔡京有以啓之也蔡京之恣橫徽宗有以成之也然則有天下者苟可不知所警哉在書幸第深醜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詔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徽宗宣和元年

續編

續編

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
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
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
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
兆之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十一月

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
蔡京罪為帝所知遂居政府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

書地論微
行之失是
為水監而
夕折諸臣
怡然就道
其氣節浩
然可敬

按正本小
官言之下
有官有大
小愛君之
心一也初
不謂剛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
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
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
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遊
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
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
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
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
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
况有臣子不恐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
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
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
張邦昌王安中日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
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

宋徽宗宣和元年

四十五

續編

知邪會此不知焉川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發明

微行者匹夫之事自漢武微行而宋太祖效之太祖微行而徽宗又效之不惟行而日數甚言其無節也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出則警其入則蹕戒不虞也今乃輕車小輦浪遊屢陌聞遇不測其及救乎秘書正字官之卑者尚能力諫其非當時之羣臣誠有愧耳而余深王黼之徒方且曲為辯說竄逐郴州小人之蒙蔽

其君有如是哉荀卿曰忘信而不諛諛諂而不諂矯然剛折端立而無傾側之心曹輔近之矣然綱目上書帝數微行下書竄曹輔則其義為可見

廣義

曹輔忠君愛國而反蒙竄逐則徽宗之縱欲拒諫其與楊廣陳叔寶一轍矣不亡得乎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孟絕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日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願於洛蓋年四十矣一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徽宗宣和元年

四十五

續編

道賢
道宗孔
道羽
道聖
道夷而
道權為郎
道薰猶之
宋入矣

日願偶暇坐時與游斷侍立不去願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勳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空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勳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發明

自立黨禁小人盈朝天下否矣蔡京

因張勳之言遂薦楊時召為館閣是蓋天理民彝隨處發見不終泯沒爾使其奮華前習鼎新事業悉訪賢才與之共政則天下容或未亂也惜乎徒能召時而不改故轍可勝憾哉綱目書此亦所以不沒其善

廣義

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學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况中士邪夫何徽宗昧

於求賢溺於私昵衆賢在野羣小滿朝今者一得龜山即常置諸左右如尹如說則太甲高宗之事業不難矣既名曰召止以爲郎惜哉且蔡京之於賢人君子非不知不好也特以利欲之私蔽鋼已深雖有賢聖在焉譬諸泰山峙日雷電轟耳而亦不見不聞也今而直抵無可奈何之地始以龜山爲薦此可見小人之於天理未嘗有

所泯滅也，吁使龜山為郎，固無所損，使其為相亦無所益，而宋之宗社幸與不幸，實在於賢人君子之用與不用，何如耳，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二年春正月罷道學。○林靈素有罪放歸田

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

靈素未破
說死輒死
一是大恨事

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

發明

靈素奸僞小人，既號以通真達靈，其道遇太子亦弗斂，避乃始貶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足道也，其如國法何哉。昔曰其能罰有罪也，然帝於方士始雖為其所罔及，陷于罪則亦徃徃取而罰之，如王仔昔林靈素之類者，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嗚呼，茲其所以不沒其善也。歟，使推是心以治京黼，則亦何徃而不善哉。惜乎尚明於他而

廣義

異端之害雖曰易以惑人實係乎時君世主之賢否也今焉無他事而遽罷之者必其見侮於靈素也多矣徽宗似難以語人者也故分淫載靈素益肆橫恣道遇皇太子弗歛避太子訴于帝帝怒以靈素斥還故里其意蓋可見矣嗚呼靈素肆侮于宋也甚矣雖使厥軀寸斬邪徒殛死猶不足以謝天下今其死也反以禮葬則不惟失討賊之義而適以遂賊之計矣惜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荅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閣毋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絕

廣義

臣前所謂金之求冊者偽也今果以之而絕和議焉金虜之猶如是而遼

人其可
當乎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胡土白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五月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關毋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發明

潛師入境曰侵凡降譏也以城降甚譏之說趙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

祿者畢其能撻不野為遼內族受命城非不堅兵非不多弗克死守而乃其罪甚矣故夫書曰以城降則見其力之兵足以拒敵而撻不野偷生苟免則非力屈而降者比矣綱目書此以為後世人臣不忠之戒耳於不野乎何誅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策一日請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眦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

北京廷臣不能去故以子攸間之天報

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邪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此予之歎曰非也致仕者人臣知止之稱詔其致仕則非知止者焉分注言京專政日久公論不與帝亦厭薄况父子各立門戶遂爲仇敵則是君臣父子之間慙德多矣語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三綱既絕彝倫亦廢雖祿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也惡在其能經綸天下宰正百官者哉直書詔致仕則貪位慕祿眷眷不合之意可見矣

廣義

觀分注備載蔡京致仕之由其逆也違天莫有過於蔡京父子也今焉蔡京之子既叛其父京獨不叛其君邪昔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後世莫不賢景公者以其篤信聖言而爲政事之根本也今蔡京得君如此之專行乎惡政如彼其久攸爲親子尚不能處而致其叛逆如此其於君臣也何有哉徽宗不此之察而被其蠱惑是猶與豺狼同處而望其馴於我也其不爲伊吞啗者幾希矣

復僧寺額

通鑑綱目卷之十 宋徽宗宣和二年

五

續編

尋又復德士為僧

發明

徽宗惑於方士廢斥浮屠既而稍悟甫罪林靈素等即復僧寺額皆不顧

理之是否惟務相反而已綱目合而書之識者可以觀矣

廣義

嗚呼異端之害莫過於僧與道也故有忿其穢汚而除之者一見於元魏

再見於五代之周由東漢以迄于今舍此而未聞有如魏如周者焉故程子曰昔之入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不其諒哉綱目前書罷道學放靈素君子幸焉未幾而遂復僧寺額者譬諸一盜出而一盜入也然欲保其貲貨之不失者

矣哉宋室不競良可惜耳

秋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歲幣即割地之漸宋何貪不可而為遼之續墮金計中不悟耶

趙良嗣謂金王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正許之遂議歲幣金正因以手比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枊林趨古井只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勸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發明

夷狄無厭之求至是見矣其初議攻遼必及歲幣則異時狼貪之欲諱可

過乎明哲之君然思審處察其來意必善
絕之以防猾夏之階可也惜乎徽宗利人
土地駸駸無已不顧禮義屈已要盟豈不
深可歎哉是故雖始慮終謀國之善策作
事謀始應變之良規徽宗之通金由其不
能謹始所以未免慮終觀綱目之所書可
以占宋事
之隆替矣

唐義

分注載徽宗致書于大金皇帝約其
攻遼及許歲幣與遼同者嗚呼宋虜
公不能正衛人之罪而反糾之以伐無罪
之鄭春秋惡之况遼素通好於宋無罪可
伐金爲遼之屬國乃叛君者耳金可伐而
遼不可伐也明矣今反助之而與攻遼何

哉畏其強而俛首聽命焉耳正藝祖所以
吾平生不欺善怕惡今其嗣孫乃怕惡欺
善者也藝祖曷得不興而嗣孫苟得不亡
乎及許歲幣與遼同者是乃踵弱國之末
算其志不亦卑矣嗚呼漢以金縢奉紂奴
賈傳薄之慮患深也他日金虜愈肆其強
指以歲幣爲口實而索燕雲之租稅者此
其驗也曰然則事已如此爲徽宗計者柰
何曰遼雖弱而不可攻金雖強而不能伐
惟當致書絕皇帝之辭交隣無歲幣之許
內修德政外輯邊疆禮賢士用良將俟其
有過然後傳詔天下徐興問罪之師蔑不
勝矣何金之可畏哉若曰金果脩德而如
湯如武我誠有所不逮必如孟子所謂鑿

池築城與民守之是也舍此而求他計末
之難矣抑觀徽宗此舉其失有三助叛人
而伐無罪之國不仁也夷狄而與之盟不
義也許夷虜以歲幣不智也失此三者國
本挫矣可不慮哉

以余深為少傅○冬十月朔日食○加內侍梁

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虜思殿文字紆庫主
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上籍
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
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

此關寺嵐
人進上籍
之於徽宗
實謂之則
也

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
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旋莫能辨師成實不
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于時天下禁
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誣于
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
為已任四方薦秀名士必詔致門下往往遺
點汚多置書畫卷軸于外舍邀賓客縱觀得
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
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
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
千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
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發明 凡書加不當加也太尉三公之職內
侍刑餘小人以三公之職加刑餘小

人此徽宗所以瀆亂名器也嗚呼宋室宦者之禍相尋於無窮烏得而不亂哉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加梁師成太尉則是一童貫未去一童貫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吁其與唐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同意

廣義

觀分注載師成之事則知其黠慧無重其權不能文而竊蘇文以釣其譽彼徽宗特其掌中之木偶耳其亦可笑也哉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清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託左道以惑眾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

叛亂承
不因此
私而起者

生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
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治山谷幽險
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
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
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
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
勳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
誅勳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
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
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說祕事相扇誅焚室廬
掠金帛子女誘脇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
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歛手聽命不旬日聚眾
至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
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

發明

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往
年萌孽至是始書于策臘雖破滅而
宋江金虜猾夏之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
儻以徽欽昏淫相繼為亡宋之主則方臘
之亂實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徽宗失德既
形禍已著此然則逆氣所鍾妖孽乘之尚
復何說之有哉下書陷睦歙杭州陷婺處
州陷衢州寇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
石之害民其流之弊至是甚矣識者
可以察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廣義

分注載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
因民不忍聚眾為亂嗚呼君而非民
則誰與守邦民而非君則何所奉戴是知
君民一體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民可

恃乎哉歷觀往古得窺神器者何莫不自
因民不忍中來耶是故后羿因民不忍
得距太康于河此五子之所以悲也自
厥後成湯因夏民不忍而桀有南巢之放
武王因商民不忍而紂有牧野之誅漢高
因民不忍而竊氏以亡光武因民不忍而
新莽以滅民不忍於陳後主之侈而楊堅
興於隋民不忍於隋煬帝之驕而世民王
於唐今徽宗之民不忍於朱助故方臘得
以因之也但臘以下愚之見而不能成弔
伐之舉耳且諫君之道其來尚矣堯舜大
禹聖人也亦有都兪吁咈勸戒之辭迨至
湯武從諫如流而商周以興桀紂拒諫飭
非夏商以亡漢魏以下其與其亡無不然

矣彼鄧肅以詩諷諫深得古人之意所謂吟咏情性以諷其上言之者不可罪聞之者足以戒是也故康公慢賢而權輿是作陳佗無良而慕門以與他如簡兮之諷衛侯巧言之刺幽王是皆臣子愛君之意此所以見取於聖人也由是知諷諫者古人之遺意罪諫者國君之不祥今鄧肅朝進諷諫之詩暮承放歸之詔于以見徽宗拒諫之心素所橫于胸中雖以陳司諫之落裾尚遭其貶况肅之無官守者邪綱目備載于分注所以著徽宗罪諫之惡而識其亡國之大端也

十一月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蓄子女玉泉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

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歿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

寔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
紂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
齧支體探其肺腸或焚以膏油叢鏑亂射備
盡楚毒妖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
圖其伐王黼固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
益眾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遵上言臘眾
疆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豐槍牌手兼
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非
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榘為兩浙制
置使率禁旅及秦晉峇漢兵十五萬討之

真臘入貢

真臘在占城南地方七下里政和申始通中
國至是遣郎將來朝詔封其王金哀賓深為

國王恩
比占城

辛丑三年春正月鄧洵武卒

鄧氏自紹以來世濟其好而洵武阿蔡
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源自洵武始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
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眾言賊
不亟乎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
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
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
父子第侄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發明

盜不自發必有激之而發者妖不妄作必有感之而作者是時應奉花石之事害民深矣使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矣故方臘一呼遠近響應無恒心焉耳童貫既知花石之害即作手詔罷之由是吳民大悅賊亦甫平可見民心之與天命相合而不相離不得乎此則失乎彼必然之理也徽宗茲因小警益脩厥德省浮費斥小人求實政用賢才豈不為有宋守文之主哉惜其盜賊甫滅而應奉復舉花石後用日積月累民怨愈深所以淪於危亡而不悟也綱目特書亦以嘉其自新之念耳

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

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罷方田○罷州縣學三舍法

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士官

方臘陷處州○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

州張叔夜擊降之

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

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劫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發明 方臘未除，宋江復起，蓋由積不善，必有餘殃者。已徽宗恣行逆德，天下之亂，其奈何哉！人君視此，可少警矣。綱目備書于冊，所以著其亂亡之漸也。意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將方七佛引眾六萬攻秀州，統軍王承斌城固守，已而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還據杭州。

遼都統耶律余覲叛降金

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幹，次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誣人誣文



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則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主遣蕭遐買等將兵追之及諸間山縣遐買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不及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安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發明

人臣之事君義而已矣故於豐亨之時君有急則伏師死義程子曰成就一箇是此之謂也余覲既為都統則非卑末之可比

既為宗室則非異姓之可倫當國家厄運之秋正臣子憂勤之日雖搆以讒邪弗克暴白亦當奉詞討賊辨折是非必不得已死之可也夫何忘君背國忍耻事讐其惡可勝言哉特書叛降所以著其不赦之罪也綱目之脩誅亂討逆而已耳

廣義

仲虺之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今觀綱目所書則知遼主于時正九族乃離之日也何以言之文妃遼主之敵體也遠信讒而見殺晉王遼主之賢子也又有意而殺之余覲遼王之親戚也一旦棄之以資敵國遼主不惟荒淫而又剛暴何足道哉曰然則綱目於耶律余覲何以書官而書其叛降哉蓋

其官者所以著其為遼之臣書叛降者所以律其臣叛君也遼主雖曰不君而在余觀則有甚不可焉者耳噫遼主自伐其國若此尚何以不伐而望金人哉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二月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臘復焚官舍府庫民焚乃宵遁還清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稟五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眾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而敗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

童貫勝者
童貫首功

領兵截洞口掠為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軍方肥等五十二人於峒石穴中殺賊七萬人其黨皆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賊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登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以鄭居中領樞密院事○大蝗

廣義

蝗蝻屬春秋書之記災異也人所致者曰災大蝗大災也程子曰民以食

為命故有災必書之于時徽宗開弱京貫奸貪凡百所為皆殃民之事曰然則天何為而先肆毒於民邪曰食者民之命民者國之本故凡災由人致而異出于天人君

自致其災如此則是絕民之命而喪其本
矣本既喪矣國豈能存此理之決然者也
果何係
於天哉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
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
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各器罪惡盈積豈
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
罷知蘄州未半
道責黃州安置

發明

楊氏曰堯之舍已從人舜之聞見一
善上也唐高祖從諫如轉圜太宗道

人使諫次也故曰堯舜聖之隨高祖太宗
賢之隨徽宗節非拒諫京黼阿諛苟隨以
正人爲讐隙視忠言爲芒刺過庭因進直
言無辜惟罪則君臣之間貪淫樂禍粉飾
太平天下之亂於茲決矣故
綱目以無罪例書深惜之也

廣義

夫有所爲而爲者私也無所爲而爲
者公也過庭豈不知蔡京王黼朱勔
權傾人主言出而禍隨哉蓋以灼見三人
將覆宋室特以其心有所不然而爲徽宗
痛言之耳豈有所爲而爲者耶夫何不此
之察反陷過庭于死地惜哉故綱目於過
庭之謫不惟銜之而又
地之者明其無罪也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發明

禎祥妖孽隨感而應善不善之積而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災異絕之者則侈之以強盛念

之者則懼之以災害徽宗窮極奢淫康成禮法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土木大興兵戎妄作花石禽獸取自遐方聲色貨利充物畿甸則其見絕於天災異之來必矣宮禁深嚴黑青條見民間喧哄易於皇惑此蓋乖戾之氣醞釀而成也上書大蝗所以著民命之難全此書黑青所以著天心之告戒即當時之政事觀之始可知綱目書法之深意而人心天道之本然矣

廣義

按春秋傳異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歲中既有大蝗之災又有黑青之異災異迭興如此正天怒民怨之時也徽宗方且罪諫官縱已欲不畏天變不恤民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徽宗宣和三年 續編

通鑑綱目 卷之十
隱雖欲不亡得乎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徽宗之謂也

開寺封公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方臘伏誅

改睦州為嚴州

歙州為徽州

徽宗寵任童貫職其位極人臣自某開任賢故政也口進危亂而足惜哉

廣義 漢世非軍功不侯故其末世子孫有封官者為侯君子惡之徽宗之於童

貫始有甚焉既加以師傅之尊復錫以上公之爵何哉揆厥所元皆童貫邀功之所致也且方臘虐劉彊土戕害生靈誅之恨不早耳童貫於夏四月執方臘以歸即當致辟於獻俘之日今則濡滯逡巡直待加封然後正臘之罪謂非其邀功之奸計可乎况太師國公人臣之極也而偏於乘者故成王以宋公封微人而諱諱焉以

僭信為戒者正恐其覬覦一心潛滋萌長於隱微之中也設使貫心無厭又欲以等而上之者求封不知將何以昇之耶其與稱父母日門生者無異矣厥後昏德之號誰其尸之

九月以王黼為少傅鄭居中為少師○詔宦者

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大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

後為民田則象不聊生何以為國

通鑑綱目

卷之十

宋徽宗宣和三年

六十五

續編

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戡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勗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歿或自縊輾輒間如龍鱗薜荔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尚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

得美官者甚眾則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至偃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豈足為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發明

王者以四海為家以天下為度天之立君所以為民君之得民所以守國民富則君不至於獨貧民貧則君不能以獨富是故省刑罰薄稅斂以足民之食節財用省浮費以寬民之力蓋君之所畏者天所寶者民徽宗災異迭見而不悟是乃不畏乎天也虐政繼作而不息是乃不寶乎民也民心既畔天命亦離雖有天下烏

皇極經世一 卷之十一 宋徽宗宣和三年 續編

可以一朝居哉矧民田衣食所資今而括之則是與民爭利而貽害大矣安有堂堂天朝較利民間尚能君臨萬國而父母斯民乎直書于冊所以著其荒縱昏庸之失也

廣義

觀分注備載李彥括民田之事則知于時民窮財盡矣善乎有若之告哀

公曰百姓足若孰與不足百姓不足若孰與足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正陸宣公所謂財者民之心也傷其心是傷其本傷其本則枝幹凋瘁而根柢墜拔矣昔紂以民財而足於鹿臺故不待破野之師而根柢先拔於鹿臺德宗以民財而足於瓊林故不待奉天之幸而根柢先拔於瓊林微宗括民田于京東西路然亦不待如金之禍而根柢先拔于京東西路矣自古國之所以亡者未有先民窮財盡而後及之也有國者烏可自傷其本而先拔其根柢歟

冬十月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

李邦彥為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也俊爽美風姿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

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
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
旨進
右丞

廣義 前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是理財之非也今用張邦昌王安中
李邦彥是用人之失也為國之道莫要於
理財用人二者而已二者胥失則宋事日
非蓋可知矣

金侵遼中京

初耶律余覲奔金金粘沒喝言于金主曰遼
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
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
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
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幹商不蒲盧虎等
副之耶律余覲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庶
廣義 耶律余覲遼之親戚也分注載金以
耶律余覲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
府嗚呼遼主荒淫不道豈特所謂親戚畔
之者哉其即視君如寇讐者也虜情狼復
固不足道其為後世有國
者之鑑不亦痛且切矣

壬寅四年春正月以蔡攸為少保○金克遼中京

遼耶律延禧殺其子晉王敖盧幹走雲中

金克中京遂下澤州遼王時獵于鴛鴦濼余
觀引婁室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
余觀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
盧幹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誅之可不戰
而退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幹事覺遼
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議曰反者必以此
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
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幹亡敖盧幹曰安
忍為葦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
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幹素有
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
余觀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
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
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發明 克者乃勝之詞殺者殺無罪之詞延
禮當國祚傾危之時遊宴無度不恤

國政固有可亡之理然而祖宗土地不能
或守惟務逃奔謂之何哉晉王延禧之子
人望所鍾頃因纒忌即縊殺之噫其志亦
陋矣意豈不曰晉王既有人望苟立為君
庶幾能保宗社少延契丹之祀顧非幸歟
亟殺嫡冢此何禮耶故特斥各而書殺所
以著其殘悖
不明之罪也

廣義 觀分注備載遼人為金所敗之詳則
知遼主之竄身失國惟在偏聽蕭奉
先一人耳蓋前既聽奉先之譖而殺一賢
妃後又聽奉先之譖而殺一賢子國人安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得不解體一則敵國安得不乘釁哉傳
曰辟則為天下僂者其遠主之謂也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嘗再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
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
安世嘗因瓘而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
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
于楚州

發明

瓘忠完有守遭時擯棄客死楚州誠
可惜也綱目因其卒而特具今職者
則其不滿也當時
之意可見矣

三月金襲遼軍北禧走夾山

金粘沒喝敗遼軍于北安州拔其城遣
神略近地獲地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
使人報斜也口口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
矣斜也意未以次幹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
粘沒喝出駭也期會于羊城深遼主在雲中
以金兵為憂若關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
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
主遂趨白水深粘沒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
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
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
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
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

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父子昱械送金至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歔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廣義

分注載遼至於事勢窮蹙之際猶不忍誅奉先而遣之去已既去被左右縛送金兵金械送金至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遼主不得已而賜之死者何哉蓋遼主之亡也亡於蕭奉先之一人耳其罪大惡極人人得而誅之今既悟其不忠而猶隱忍不底其罪者失討賊也欲其國之不亡得乎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稱帝遙廢其

主延禧爲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第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自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卽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合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

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
之事悉委大石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
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
并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
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
爲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
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
士承旨遼謂翰林爲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發明

按劉氏書法曰以稱帝何不立稱者
也帝王所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

足以帝矣延禧未嘗書于此書廢其主何
正各分也處溫等奉命留守耶律淳承旨
監軍正宏號召豪傑并向爭衡恢復故地
奉迎乘輿必不得已死守燕京可也夫何
貪圖榮利其行悖逆皆綱目之所深絕者
故書稱帝以著其僭竊之罪書廢其主以
著其叛亂之罪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君臣
之分明逆順之勢定而亂臣賊子始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矣凡若
此類微君子莫能脩之

廣義

嗚呼觀遼國之亡也則知當時君臣
父子夫婦兄弟之大倫一旦天翻地

覆銷鑠已盡哀哉或曰夷狄之國譬則禽
獸豈可以倫理責之邪曰是不然也虎狼
猶父子也蜂蟻猶君臣也鵲鴛焉以兄弟
睚鳩焉以夫婦自古國於天地間者未有
外倫理而能獨立者也孰謂天獨外夷狄
而不付之倫理哉故蒯軻拒父孔子惡之

夷齊讓國孔子賢之今也淳雖遼王之叔以分言遼主君也淳則臣也平日不能如周公之訓戒王今因家國顛覆遠爾稱帝建元降封其君謚以李唐靈武故事吾誰欺欺天乎且昔者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遙尊明皇為太上皇帝後世大儒猶曰肅宗即位靈武分明是篡况降封乎曰為淳計者奈何曰量力而動力能迎主歸國則迎不能則如張琳之計而為君死社稷則庶乎其可也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沒喝謀良虎幹本等繼至粘沒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公以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眾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空幸災而動待

備邊之
大計

又持民財

飲賦無其

其自弊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
黼獨言曰中國與遠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
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疆中
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
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
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
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
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
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
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帝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
責

發明

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
也不戢將自焚徽宗志在混一海宇
用兵不已蓋自政和五年伐西夏討諸夷
之後凡八年間兵禍四起征調日繁凡見
於綱目所書者皆可覆也一旦虜寇竊發
大駕蒙塵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此書
勒兵巡邊以應金下書進兵擊遼敗績其
為殷鑒豈不甚明人主觀此其亦知所自
治而不以窮兵
黷武為意乎

廣義

中國與夷狄盟不能保其不渝正猶
撥猛獸而不能必其不反噬也故唐
肅宗約戎狄以求援而戎狄背其約德宗
信戎狄以與盟而戎狄劫其盟蓋盟者出

于事不獲已列國有盟春秋惡之况與戎狄盟乎此聖人所以誓隱公及戎盟于唐而必日之者甚其非義也今徽宗與金約夾攻遼其與虞公假道之愚何異哉後之帝中國者慎勿以首足倒懸而冠履反置可也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門疎以歸

阿疎至金金主仗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

都統制神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隣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子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弃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

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
貫不能對神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
効師道助賊王黼怒責
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發明

遼人未有可伐之罪故書擊而不書
伐徽宗以宦人為制將雖舉朝力爭
皆不之聽至是果辱王師故書童貫擊遼
敗績以罪之上書童貫敗績下書貶神師
道為右衛將軍致仕則是連坐之人明矣
夫童貫身為制將總率大兵失律誤國謂
宜亟誅以正王法而乃甫免刑誅即効師
道則是徽宗知有童貫而不知有國法也
比事觀之
其義自見

廣義

大抵行師貴乎名實相副而忌乎有
名無實也各實相副者勝有名無實
者敗此理之必然者也何則商湯周武仁
義之師名實相副者也宋襄成安仁義之
師有名無實者也此商湯周武之所以勝
而宋襄成安之所以敗歟今童貫用和說
之計以聲弔伐之舉且云若有豪傑能以
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觀此則知宋之
出師惟在欲得燕京耳惡在其為弔伐哉
此所謂有其名而無其實者是也安能服
豪傑之心間敵國之罪以求必勝乎昔者
齊桓伐楚責其不貢包茅是也然曰昭王
南征不返則非矣此所以來楚之傲辭而
終不能成厥功也善乎老種有盜入隣家

之譬何其當哉况乎遼使之言雖出于一時之倉卒要亦公平正大之說此誠决沛宋將亡之確論也豈有堂堂中國而為此不仁不義之舉而反欲取勝於人耶或曰師道之喻可謂善矣而其處已何如曰未善也曰曷為未善曰師道既以朝廷此舉為非則當角巾私第以不言兵可也何甘心於刑餘奴隸之節制乎有前所喻而不能退避是不能見幾明决也甘受貫之節制而不能破敵是其戰陳無勇也曰然則綱目於其貶何以甚致仕乎曰正以見宋之此舉為非專在童貫而不在于師道也曰使宋此舉為得而師道不能死敵何如曰律之而已

六月以王黼為少師○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

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蕃漢馬步

義分 亦有人

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人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卽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溫父子懼禍南適童貞欲挾蕭后納土北通千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齎其子奭而殺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發明

死者貶而絕之之謂淳前既已稱帝至是卒而斥名書死者不予淳之借

稱也下書其妻蕭氏稱太后以見不安稱也處溫助淳悖逆誤國殄民乃亂臣賊子之魁桀耳分注以賜死爲文綱目變文特書伏誅非所以予蕭氏之能討有罪也爲天下之討有罪也其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教詔後世也嚴矣

廣義 嗚呼淳不能迎主歸國而反乘時射利是穿窬之不若也今而得戴其元以歸地下幸矣及乎李處溫以禽獸之行遙立其君之子爲帝厥罪何可勝誅惟耶律寧不忍乎此故曰自古安有迎子而拒父者噫孰謂人生夷狄而遂夷狄其心哉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一 宋徽宗宣和四年 續編

此寧之所以異於國人也多矣然則分註載李處溫不過曰賜死而其綱則大書曰伏誅何邪正名定罪也

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空水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費室敗之于空水追至野谷澗水暮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發明

閔元年齊人救邢春秋義之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契丹救并漢夏救遼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

罪四鄰吐蕃啗廝羅大敗趙元昊于河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康王入衛次于東平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曲端次于襄樂不進是也兵者綱目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君子之情見矣其稱人進之也輕行而掩之曰襲詭道而勝之曰敗皆所以貶金而予夏耳

廣義

當是時也遼金之不敵也審矣夏人何以救為哉曰彼但知救災卹鄰之義其間強弱非所論也嗚呼觀夫夏人此舉則知其正大光明非若宋之助叛以伐

無罪之國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

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邁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邁以財用不給劾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虜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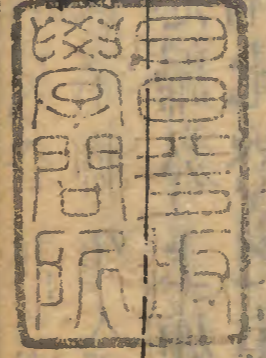
嗚呼宋之虐民益甚矣東南為應花石之擾民不聊生今而又收經制則是民間之利息歸於上加水益深如火益熱而大為東南七路之害矣特書曰初蓋譏之也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訛沙烈金斜也使幹离不言于入走王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王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幹离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遼王于石輦鐸

軍士至者才千人遼
而五千方治營壘
 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
余覩曰我軍未集
 馬疲劇未可戰也幹
不口今追及遼主而
 不亟戰日久而遁則無
及矣遂戰短兵接遼
 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
特烈諭軍士以君臣
 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
謂幹離不兵少必敗
 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
余觀指遼主麾蓋以
 示諸將幹離不等遂以
騎兵馳赴之遼主望
 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
潰幹離不等還金主
 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
之幹離不追至烏里
 質鐸遼主棄輜重
 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at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page.

